

# 目 录

## 语言学组

- 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不对称分布的多重界面互动机制  
施春宏 / 2
- 事实的申明：体标记“在”的语用意义  
郭晓麟 / 33
- 面向国家需求的翻译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翻译类项目统计与分析（2000—2013）  
张 威 / 52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自发性言语停顿模式研究  
陈 默 / 76

## 汉语教学组

- 形声字表义形符应用于汉字教学的实证研究  
种一凡 / 96
- 二语学习者仿写对偶修辞格对其汉语作文影响分析  
吴 双 / 112
- 小组活动在初级汉语口语课堂中的实践研究  
李 燕 / 148

- 学科教学知识：汉语教师应具备的核心知识

郭 睿 / 161

- 初级汉语教材生词复现情况考察与分析

——以《博雅汉语》和《发展汉语》为例

刘苏乔 李 彤 / 176

## 文学文化组

- 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王培友 / 190

- “枪”与“拳”的变奏与交响

——论老舍的《断魂枪》《五虎断魂枪》和《神拳》

张书杰 / 204

- 从《醉古堂剑扫》到《小窗幽记》

——版本变化及其背后的文化风尚变迁

成 敏 / 221

- 历史视阈与成长叙事

——论当代女作家的“文革”题材小说

张 浩 董 晓 / 232

## 综合组

- 交叉持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研究

——基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

程 瑶 / 244

- 我国区域服务业发展内部结构影响测度

朱尔茜 / 260

■ 基于一致矩阵及 0-1 非线性规划的高校课程合理分布模型

冯艳宾 张弛 / 272

■ 国家互动的话语介入

——可能性及可行性

杨林坡 / 282

■ 碳货币的国际竞争与中国策略

宋晓玲 赵锡军 / 294



语言学组

# 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不对称分布的多重界面互动机制 \*

施春宏

**提 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句法生成过程中多重界面互动关系的刻画来系统描写和解释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的不对称分布现象，并借此刻画动结式的生成机制及其约束条件。文章首先基于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原则及其配位规则系统对典型动结式的生成过程做出描写，在此基础上，分析由多重界面特征互动制约而形成的特殊句法分布，进一步探讨动词论元结构的多重性和动结式论元结构整合的多能性之间的关系。文章还对与动结式研究相关的通例和特例、例外和反例的关系做出说明。

**关键词** 动结式 句式群 不对称分布 生成机制 多重界面特征 互动构式语法

动结式（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的语义结构及其句法表现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共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动结式的概念结构与整合过程（即整合原则和规则）；二是不同类型动结式的句法性质及其类型学特征；三是动结式各个组成成分的语义性质及其句法表现；四是不同类型动结式在相关句法结构（如动词拷贝句、“把”字句、被动句、受事主语句等）中的分布表现，即动结式与相关句式之间的关系；五是与动结式相关现象的认知 / 功能解释。这些方面相互关联，其核心则是动结式论元结构的形成机制。

动结式类型多样，从论元结构关系考虑，述语动词可以是一价 ( $V^1$ )、二价 ( $V^2$ )、三价 ( $V^3$ )，补语动词可以是一价 ( $R^1$ )、二价 ( $R^2$ )，相互组合，构成不同的整合类型。根据其内部语义关系的差异，动结式的论元结构整合过程可以概

---

\* 本文原载于《世界汉语教学》2015年第1期。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2 & ZD175）和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0YB01）、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研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4YJ150006）的支持。本文曾提交“汉语句式研究学术研讨会”（南昌大学，2013），与会期间得到范晓、陆丙甫、范开泰、袁毓林、陈振宇等先生的热情指教，会后又得到陆丙甫先生的详细指导。谨此一并致谢。同时，特别感谢《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详细而精审的修改建议。

括为 19 大类（参见施春宏，2008a：107），还有几类受特殊条件制约的例外现象。由于不同类型动结式的内部语义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由动结式构成的句式中，其句法表现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如何描写和解释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的不对称分布现象，一直是各种理论关注的论题，学界多有争议。其中，讨论的焦点基本集中于  $V^2 + R^1$  型动结式，如关于“挖浅（了）”这种结果表偏离的“VA”类动结式的句法表现、关于“喝醉”类动结式的特殊性、关于“追累”的语义理解、关于动结式和动词拷贝句（又叫重动句）之间的关系等。即便是关于动结式是复合词还是复杂谓词抑或句法派生词的讨论，也主要是针对这种类型。有时也涉及个别  $V^2 + R^2$  型动结式。相对而言，其他组合类型基本上没有多少争议。有鉴于此，本文集中描写  $V^2 + R^1 / R^2$  动结式系统中句法分布上的不对称现象，并试图从多重界面特征互动关系的角度对各类动结式的特殊分布表现做出统一的解释。

## 一、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的不对称分布

汉语句法系统中，动结式能够作为谓语核心成分进入其中的基本句式包括主谓〔宾〕句、动词拷贝句、“把”字句、“被”字句（长“被”字句和短“被”字句）、受事主语句、施事主语句、受事话题句、施事话题句等，这些形式和意义（结构和功能）各有不同、标记度高低不等的句式形成由动结式所构成的句式群（sentential construction group，常简作 construction group）。<sup>①</sup>从方法论原则考虑，可以在相关句式中区分出基础句式（basic construction）和派生句式（derived construction）。根据施春宏（2006a、200b、2008a、2010a）及施春宏（2004、2008b）基于互动—派生分析模式（Interactive-Derivational Approach）的论述，由动结式构成的基础句式包括主谓〔宾〕句和动词拷贝句，其他句式都是在句子

---

<sup>①</sup> “句式群”是施春宏（2010a、2010b）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具有相同底层语义结构（论元结构）关系而表层配位方式不同的句式所构成的系统。像下面例（1）和例（2）就分别属于不同的句式群（这些例子并没有涵盖相应句式群中所有的句式）。当然，也可以做出更广义的理解，用来指具有某种相同或相关的形式和 / 或意义特征的相关句式构成的集合，这样，例（1）和例（2）又可以组成一个上位的句式群。

层面和 / 或话语层面的派生句式。<sup>②</sup>派生句式在其由基础句式派生而来的过程中，会受到语义、句法、韵律、语用等多种条件的限制。由于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探讨不同类型动结式句法分布不对称现象的生成机制，并不试图对各类派生句式的派生过程做出精细刻画，因此，为了集中论题，这里只讨论不同类型动结式对两种基础句式的适应情况，同时选取一种学界讨论比较深入且对其形义关系争议比较大的派生句式（即“把”字句）作为参照来说明问题，在必要时会对其他派生句式有所涉及。下面是不同整合类型的  $V^2 + R^1 / R^2$  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的句法表现：

- |          |                         |               |
|----------|-------------------------|---------------|
| (1) 骑坏:  | a. 他骑坏了自行车              | b.* 他骑自行车骑坏了  |
|          | c. 他把自行车骑坏了             | d.* 自行车把他骑坏了  |
| (2) 看傻:  | a.* 他看傻了这种书             | b. 他看这种书看傻了   |
|          | c.* 他把这种书看傻了            | d. 这种书把他看傻了   |
| (3) 吃早:  | a.* 他吃早了午饭              | b. 他吃午饭吃早了    |
|          | c.* 他把午饭吃早了             | d.* 午饭把他吃早了   |
| (4) 炒咸:  | a.* 他炒咸了大白菜             | b. 他炒大白菜炒咸了   |
|          | c. 他把大白菜炒咸了             | d.* 大白菜把他炒咸了  |
| (5) 铲平整: | a.* 他铲平整了草地             | b.* 他铲草地铲平整了  |
|          | c. 他把草地铲平整了             | d.* 草地把他铲平整了  |
| (6) 演砸:  | a. 他演砸了这部戏              | b. 他演这部戏演砸了   |
|          | c. 他把这部戏演砸了             | d. 这部戏把他演砸了   |
| (7) 吃腻:  | a. <sup>?</sup> 他吃腻了大餐  | b. 他吃大餐吃腻了    |
|          | c. <sup>?</sup> 他把大餐吃腻了 | d. 大餐把他吃腻了    |
| (8) 学会:  | a. 他学会了乘法口诀             | b. 他学乘法口诀学会了  |
|          | c. 他把乘法口诀学会了            | d.* 乘法口诀把他学会了 |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基于方法论考量而建构的推导关系，主要体现的是“逻辑先后”问题，并不必然意味着基础句式和派生句式之间存在“历史先后”。关于逻辑先后和历史先后的内涵，参见沈家煊（2008）。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 8 组用例来讨论（每个用例代表一种类型，下文径直用其例来代表），是因为它们基本上涵盖了有争议的  $V^2 + R^1 / R^2$  型动结式。<sup>③</sup>前 3 组代表了  $V^2 + R^1$  型动结式的基本组合类型，一般分析模型的构建都基于这样一些类型的分析。第 (4)(5) 组是动结式整合过程中常见的特殊现象（也属于  $V^2 + R^1$  型），学界分别从语义特征和韵律条件做了深入分析，但对其与相关动结式在句法分布上的不对称现象尚未系统说明。后面 3 组中，第 (6) 组属于  $V^2 + R^1$  型；第 (7) 组一般认为属于  $V^2 + R^1$  型，但牵涉到  $V^2 + R^2$  型的情况；第 (8) 组一般认为属于  $V^2 + R^2$  型，但牵涉到  $V^2 + R^1$  型的情况。这 3 组的复杂表现在学界广有争议（“喝醉”类也与此相关，后文一并说明），至今尚未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和充分的解释。我们选择句式群中的这些句式来考察，也主要是因为相关争议大多围绕它们而展开。

先给每组的四个句式分别命名：(a) 为一般主宾句，即在无标记情况下，动结式之前有主论元（跟述语动词的施事同形），动结式之后带上宾论元；(b) 为动词拷贝句，述语动词重复出现，动结式之前的动词是拷贝动词；(c) 为述语动词的主体论元提升上来做动结式致事 (causer) 的“把”字句（下文简作主事把字句），用“把”引出动结式支配的宾论元（即役事，causee），整个句式的主论元跟述语动词的施事同形；(d) 为述语动词的客体论元凸显出来提升为动结式致事的“把”字句（下文简作客事把字句），用“把”引出动结式支配的宾论元。

上面这 8 组例句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动结式的句法分布差异如下：

表1 动结式论元结构的若干整合类型及其句法配位

	a.一般主宾句	b.动词拷贝句	c.主事把字句	d.客事把字句
(1) 骑坏	+	-	+	-
(2) 看傻	-	+	-	+
(3) 吃早	-	+	-	-

③ 除此而外， $V^2 + R^1$  型还有“砍钝”类（爷爷砍排骨砍钝了新菜刀）； $V^2 + R^2$  型还有“倒赔”类（小王倒电脑倒赔了一万块钱）。这两小类学界都尚无争议，故从略。

(续表)

	a.一般主宾句	b.动词拷贝句	c.主事把字句	d.客事把字句
(4) 炒咸	-	+	+	-
(5) 铲平整	-	-	+	-
(6) 演砸	+	+	+	+
(7) 吃腻	?	+	?	+
(8) 学会	+	+	+	-

由上表可见，这8种类型动结式的分布关系纷繁复杂，存在着一系列的互补和交叉、对称和不对称的现象，如：(1)“骑坏”类和“看傻”类呈互补分布，而“演砸”类则是两者分布之和，每种句式都可体现；(2)“看傻”类和“吃早”类只在客事把字句上呈现互补分布，其他句式分布相同；(3)“炒咸”类和“吃早”类只在主事把字句上呈现互补分布，其他句式分布相同；(4)“炒咸”类又和“学会”类在一般主宾句上呈现互补分布，其他句式分布相同；(5)“铲平整”类和“骑坏”类只在一般主宾句上呈现互补分布，其他句式分布相同；(6)“吃腻”类似乎比较接近“演砸”类，但又似乎有些接近“看傻”类；(7)“学会”类和“骑坏”类在动词拷贝句上呈现互补分布，其他句式分布相同；(8)“学会”类又和“演砸”类在客事把字句上呈现互补分布，其他句式分布相同。只要将它们两两联系着看，还可归纳出更多的分布上的关联。然而如果将它们合在一起看，似乎又找不到一致性的分布规则，整体分布似乎相当凌乱。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动结式进入其他派生句式的情况，那么分布上的差异就更大了。即便考虑同一种句式，也还有内部层次的差异。如由动结式构成的主宾句，除了一般主宾句外，还有例(9)这样的述语动词的客体论元凸显出来提升为动结式致事的主宾句（下文简作客事主宾句，以与客事把字句相对应）。例如<sup>④</sup>：

- (9) a. 这种书看傻了他      b. 这部戏演砸了他      c. 这种大餐吃腻了他

④ 虽然例(9)的可接受度不高，但一般研究动结式的文献都承认例(9)的句法合格性，本文从此。这涉及合式性（句法生成的可能性）和合用性（句式表达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

显然，这种客事主宾句的宾语如果用“把”字提前，就形成了客事把字句。跟客事把字句相比，客事主宾句的可接受度似乎要低一些。这也是需要说明的语言事实。然而，关于例（9）这样的客事主宾句如何生成的问题，不同的分析模型差异更大。

与之相对的是，并非所有动结式中V的客体论元都可凸显出来提升为动结式致事，形成客事主宾句。例如：

(10) a.\* 自行车骑坏了他      b.\* 午饭吃早了他      c.\* 乘法口诀学会了他  
这也跟表1中这些动结式不能进入客事把字句相一致。

比较而言，虽然例(9)的可接受度不及客事把字句，但显然还有相当的可接受度；而且，调整一些语义内容（如使宾语变成非定指形式），它们的可接受度会有所提高（虽然还不够高，见下），如“这种书看傻了一批人、这部戏演砸了一个戏班子、这种大餐吃腻了一些明星”。可是例(10)无论怎样调整语义内容，句法上都不允许。

如果要构建动结式整合过程的分析模型，如果要讨论动结式和动词拷贝句、“把”字句等句式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都需要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语言事实。

为了简化说明的内容，下文并不单独讨论例(9)而直接讨论客事把字句，并根据施春宏（2006a、2010a）对“把”字句生成过程的假设，将客事把字句看作由例(9)那样的客事主宾句派生而来。这种基于方法论考量而构建的分析方式，可以有效揭示具有共同语义结构基础的不同句法结构之间的关联，凸显相关句式在句法语义上的不同性质。

下面我们将对每类动结式的生成过程及其相关句法分布的制约因素进行描写和解释。

## 二、动结式论元结构整合原则及其配位规则的句法效应及其限度

表1中动结式在各句式中的分布状况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动结式的生成机制及其内部约束条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相当的系统性和可预测

性。由于动结式的论元结构是由两个底层动词（包括形容词）的论元结构整合而成，因此，要想系统地说明动结式所支配的论元成分的线性配置，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先行将动结式论元整合过程及其配位方式规则化，由此确立基础句式，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的操作规则，推导出“把”字句等派生句式，从而系统描写动结式在相关句式中的分布状况。

## 2.1 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原则及其配位规则系统

关于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机制，学界已有广泛的探讨，大多从配价的角度或结合配价分析来认识，并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模式，有的进一步做出认知解释，如黄锦章（1993）、郭锐（1995、2002）、王红旗（1995）、袁毓林（2001）、施春宏（2005、2008a）、宋文辉（2007）、彭国珍（2011）、石慧敏（2011）、刘培玉（2012）等。但很多对动结式配价分析的文献都将动词拷贝形式排斥在外，而施春宏（2005、2008a、2010a）则明确将动词拷贝句作为由动结式构成的两种基础句式之一（另一个就是一般主谓〔宾〕句），并从论元结构和配位方式互动关系这个角度探讨了由动结式构成的相关句式之间的派生关系。但无论哪种分析模式，对上面（4）—（8）组的特殊分布情况的描写和解释都不够充分。我们的分析发现，单一地从句法规则或语义驱动、认知功能来描写和解释，都有很大的局限，上述特殊分布现象的产生是语义、句法、韵律、语用等多重界面特征（multi-interface features）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互动机制体现出鲜明的作用层级。有鉴于此，本文便试图探讨多重界面特征互动机制对动结式整合过程的制约作用，并对上述各类动结式的分布状况做出较为系统的描写和相对充分的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对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机制做出系统的说明。

关于动结式论元结构的整合机制，施春宏（2005、2008a）从原则和规则两个层面来概括，将这个整合原则概括为“界限原则”（Boundary Principle），其具体内容是：“由于受动结式语义关系的制约，述语动词和补语动词之间存在着一个句法界限，限制着动结式整合过程中底层论元的提升方式和提升上来后的论元性质、结构位置及同指论元的叠合方向。”（施春宏，2008a：83）对现代汉语动结

式而言，其整体作为一个界限。其基本配位规则有四条：

(I) 论元异指规则：当两个底层动词的论元异指时，V 的论元向界限之前提升，R 的论元向界限之后提升。全部论元异指如：〈孩子<sub>i</sub>〉哭+〈妈妈<sub>j</sub>〉醒→孩子<sub>i</sub>哭醒了妈妈<sub>j</sub>；部分论元异指如：〈孩子<sub>i</sub>〉听〈故事<sub>j</sub>〉+〈孩子<sub>i</sub>〉哭→孩子<sub>i</sub>听故事<sub>j</sub>听哭了。

(II) 论元同指规则：如果底层动词有同指论元，则需要叠合，叠合的方向由双重凸显关系（高层致役关系和底层施受关系）来决定，主体论元叠合后提升到界限之前，成为动结式的致事；其他论元叠合后提升到界限之后，成为动结式的役事（包括与事）。如：〈孩子<sub>i</sub>〉听〈音乐<sub>j</sub>〉+〈孩子<sub>i</sub>〉懂〈音乐<sub>j</sub>〉→孩子<sub>i</sub>听懂了音乐<sub>j</sub>。

(III) 动词拷贝规则<sup>⑤</sup>：当 V 的客体论元跟 R 的任何论元都异指时，需在拷贝动词帮助下提升到动结式之前。如：〈孩子<sub>i</sub>〉听〈故事<sub>j</sub>〉+〈孩子<sub>i</sub>〉哭→孩子<sub>i</sub>听故事<sub>j</sub>听哭了；〈孩子<sub>i</sub>〉倒〈这批电脑<sub>j</sub>〉+〈孩子<sub>i</sub>〉赔了〈一万块钱<sub>k</sub>〉→孩子<sub>i</sub>倒这批电脑<sub>j</sub>倒赔了一万块钱；〈孩子<sub>i</sub>〉上〈小学<sub>j</sub>〉+〈(孩子)上小学<sub>k</sub>〉晚〔非致使关系〕→孩子<sub>i</sub>上小学<sub>j</sub>上晚了。

(IV) 客体凸显规则：在拷贝规则形成的致使性动词拷贝句<sup>⑥</sup>的基础上，如果 V 的客体论元（即拷贝动词提升的论元）需要凸显为致事（常同时带上拷贝动词），则它的主体论元受到抑制，R 的主体论元提升为动结式的役事。如：孩子<sub>ii</sub>听故事<sub>j</sub>听哭了→[听]故事<sub>j</sub>听哭了孩子<sub>ii</sub><sup>⑦</sup>；孩子<sub>ii</sub>倒这批电脑<sub>j</sub>倒赔了一万块钱→[倒]这批电脑<sub>j</sub>倒赔了孩子<sub>ii</sub>一万块钱。如果是非致使性关系，则

⑤ 需要说明的是，用动词来拷贝的论元一定是异指论元，但论元异指未必采用动词拷贝规则。如“〈孩子<sub>i</sub>〉听〈故事<sub>j</sub>〉+〈孩子<sub>i</sub>〉哭”，如果仅仅根据论元异指规则，还可以生成“?故事孩子听哭了、?孩子故事听哭了”，并不必然要求生成动词拷贝句。也就是说，论元异指规则是关于所有异指论元的位置、方向的规则，而动词拷贝规则是针对特定异指论元的标记规则兼位置规则。另，最后一例中“(孩子)上小学”整体而不是“小学”做“晚”的主体论元，因此 V 和 R 没有同指论元。

⑥ 根据动词拷贝句内部语义关系的非均质性，唐翠菊（2001）将动词拷贝句（原文称作重动句）分为致使性和非致使性两类。致使性动词拷贝句就是指内含致使关系的动词拷贝句。

⑦ 这里“孩子”的下标不一样，是因为“孩子<sub>ii</sub>”由 V 和 R 的两个主体论元叠合而成，而“孩子<sub>ii</sub>”只是 R 的主体论元。

不能运用此规则，如：孩子<sub>i</sub>上小学<sub>j</sub>上晚了→\* [上] 小学<sub>j</sub>上晚了孩子<sub>i</sub>。

实际上，规则（IV）是规则（III）的派生规则，没有规则（III）成立的条件，就没有规则（IV）的操作。这四条规则构成一个系统，满足前面规则的优先操作，依次递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规则（IV）是根据施春宏（2007、2008a）对句式之间推导关系的研究而提出的。另外，施文中也没有对相关规则进行命名，我们这里根据其基本精神分别给出命名，并在分析具体用例时对规则之间的操作流程做出具体说明。

上述界限原则支配的配位规则虽有四条，但实际上的操作并不复杂，依次操作前三条配位规则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基础句式，配位规则（IV）所得到的句式是特殊主宾句（即客事主宾句），具有派生性；而“把”字句（以及“被”字句、受事主语句、话题句）则是在基础句式和特殊主宾句的基础上进一步派生而来。

## 2.2 动结式整合原则在句式群中描写和解释的效度

根据这样的界限原则及其配位规则系统，可以准确地预测和描写例（1）—（3）的“骑坏”“看傻”“吃早”这三类动结式在各个句式中的分布情况。

先看例（1）的“骑坏”。它的两个底层动词的论元结构关系是：

(11) 〈他<sub>i</sub>〉骑 〈自行车<sub>j</sub>〉+〈自行车<sub>j</sub>〉坏了 （主体异指，客主同指）

由于两个底层动词的论元既有异指又有同指的情况，因此整合成动结式“骑坏”的时候，依次使用论元异指规则和论元同指规则，就形成了（1a）这样的一般主宾句“他骑坏了自行车”，进而派生出（1c）“他把自行车骑坏了”。这类动结式没有动词拷贝规则的适用条件，因此不能构造出动词拷贝句（1b）“他骑自行车骑坏了”，自然也就不能根据客体凸显规则生成“自行车骑坏了他”，进而也不能通过提宾的形式派生出（1d）“自行车把他骑坏了”。

再看例（2）的“看傻”。它的两个底层动词的论元结构关系是：

(12) 〈他<sub>i</sub>〉看 〈这种书<sub>j</sub>〉+〈他<sub>i</sub>〉傻了 （主体同指，客主异指）

同样，两个底层动词的论元也存在既有异指又有同指的情况，但同指的是主体论元。因此，这两个底层动词整合成动结式“看傻”的时候，依次使用论元